



具北方民族特色 紋飾簡潔 粗獷質樸 西夏瓷：中國瓷器秘藏珍品

日前，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寧夏考古研究所獲悉，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舉辦，寧夏賀蘭山蘇峪口瓷窯址從全國43項考古發掘參評項目中脫穎而出，作為全國6項重要考古成果之一，被評為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·2022年中國考古新發現」（又稱「中國六大考古新發現」）。據了解，蘇峪口瓷窯址位於寧夏賀蘭山蘇峪口國家森林公園內約10公里處，佔地約4萬平方米，有窯爐13座。

◆香港文匯報特派記者 王尚勇



◆白釉褐花碗



◆白釉花口瓶

◆白釉剔刻牡丹花經瓶



◆西夏白瓷系列



◆黑釉剔刻花經瓶



◆西夏學者研習

據寧夏博物館相關負責人李進增介紹，「建立於公元1038年的西夏，疆域範圍包括今寧夏、甘肅大部、陝西北部以及內蒙古西部地區，地處中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上，形成了一種受中原漢文化影響為主的多元文化，西夏滅亡時文物、典籍等都遭到毀滅性的破壞，西夏文化湮沒在歷史的塵沙之中，直到20世紀，隨著各類文獻、文物的大量出土，使凝聚了西夏人智慧的一批批珍品再現於世人眼前。

2021—2022年，寧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復旦大學進行了正式發掘，發掘面積1,000平方米，揭露了包括兩座窯爐在內的完整作坊遺跡，出土了大量全新的精細白瓷產品和各類窯具，並在窯址周圍發現了開採瓷土、煤、石英、石灰等製瓷原料與燃料的礦坑。根據出土文物判斷，遺址為西夏時期，始燒於北宋中期（西夏早期偏晚），西夏滅亡後廢棄，具有西夏「官窯」性質。作為西夏官窯場，在北方傳統窯業技術的基礎上，大量吸收南方湖田窯、越窯等先進窯業技術，創造了別具一格的窯業類型，反映出兩宋時期民族文化交往、交流、交融的史實，隨著寧夏蘇峪口瓷窯址的不斷升溫，寧夏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西夏瓷器也展現在遊客們眼前。

中華瓷器百花園中一枝獨秀

李進增介紹本次特展以西夏瓷器為主題，集中展示了寧夏考古發掘的西夏精品瓷器，通過實物全面、真實地展現了西夏時期的文明發展及其創造的獨特文化。同時也讓市民更深入了解「一帶一路」的歷史背景，以及探討「一帶一路」在現、當代發展的重大意義。瓷器自古以來被譽為「國之瑰寶」，宋代就有「黃金有價瓷無價」的盛譽。我國名窯奇珍百花齊放，寧夏主打的西夏瓷器，如同神秘王國的藝術奇葩日益綻放光彩，在繼承前代和吸收漢族先進的生產技術基礎上，西夏社會生產力迅速提高，手工業生產也隨之迅速發展起來。冶煉、製鹽、磚瓦、陶瓷、紡織、造紙、釀造、金銀器製作等手工業生產也有了一定的規模和水平。尤其是瓷器的燒製技術也相當先進，西夏的瓷器工藝，一方面繼承了中原地區的經濟實力和文化，另一方面也盡可能地體現北方民族的粗獷性格，這使它缺乏中原地區官窯生產的細膩、柔和、艷麗的特性，這是一種差距，也是一種獨特風格的體現，也使西夏瓷成為中國瓷器史上秘藏的珍品，近年來國內外西夏瓷漸漸走出「深閨」，將那段神秘殘缺的歷史展示在世人面前，西夏瓷受中原磁州窯、耀州窯影響，紋飾簡潔，粗獷質樸，色澤瑩潤，明快典雅，極具北方民族特色，在我國蔚為大觀的瓷器百花園中一枝獨秀。

完整的西夏剔刻花瓷器不到100件

寧夏收藏協會常務理事、銀川市收藏家協會副會長米向軍對記者說：「西夏風情扁壺、四系瓶、高足

碗、帳鉤及剔刻釉裝飾藝術，極大豐富了我們的陶瓷器形及裝飾內容。」米向軍被業界認為是西夏瓷民間收藏大家，他收藏的西夏瓷器質量與數量頗為可觀，他收藏的白釉剔刻花三開光折枝牡丹紋罐、褐釉剔刻折枝牡丹紋梅瓶等均是西夏瓷精品。他說，「西夏瓷主要燒造地在寧夏靈武瓷窯堡鎮，特別是白瓷及剔刻花瓶、罐等器物極具收藏價值，西夏瓷器作為寧夏收藏的一張靚麗名片，在全國乃至世界範圍內影響深遠，有厚重的歷史文化內涵與收藏價值。」據專家統計，現有完整的西夏剔刻花瓷器全世界不到100件，部分流失海外，部分收藏在我國各地博物館，民間藏量稀少，普通瓷片的行情也水漲船高，可謂「一片難求」。存量稀少，加大保護力度，讓西夏瓷發揮更大作用是各界的迫切願望。寧夏一些交流研討會不斷推出，靈武窯被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西夏瓷收藏研究熱度日益高漲。民間收藏也如火如荼，寧夏數量眾多的瓷器研究團體定期組織沙龍，點評揣摩，互相促進。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是眾多藏友的共識。「個人只是文物暫時的保管者，就像中轉站、寄存點，文物最好的歸宿是博物館，也能給更多愛好者提供觀摩學習的機會。」米向軍說。

堪稱中世紀陶瓷代表作

從1974年寧夏靈武窯的挖掘開始，對西夏瓷器生產基地的探究一直是西夏研究者關注的焦點。在西夏王陵挖掘過程中，出土的建築物附件中的琉璃吻吻龍頭魚尾、琉璃摩羯、妙音鳥等，也體現了西夏燒製陶瓷的高超工藝。專家稱讚這些文物「既是實用的建築構件，又是賞心悅目的藝術品，其中不少可列為中國中世紀陶瓷的代表作，即使把它同現代的優秀瓷製工藝品相比，也毫不遜色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，考古工作者在內蒙古境內的伊金霍洛旗、準格爾旗境內，寧夏考古工作者在賀蘭山東麓的缸甕井、插旗口等地也發現了西夏瓷窯遺址。從鄂爾多斯高原到祁連山下的河西走廊東西近千公里，從寧夏海原到內蒙古額濟納旗南北上千公里的西夏境內，都發現了西夏瓷器甚至窯址。西夏之瓷遍布當時的西夏帝國境內。而這些地方出土的一些西夏瓷器，走進了「國寶」行列，完全可以和當時宋朝境內的窯址生產的瓷器媲美。

宋代是我國陶瓷發展史上第一個黃金時代。與宋朝同時，中國北方並立的3個少數民族政權，即契丹人建立的遼，黨項人建立的西夏和女真人建立的金，也都有各自的製瓷業。這些地區所生產的瓷器除具有本民族的特點外，還有明顯受到唐、宋北方諸窯影響的痕跡。寧夏韓小忙先生在《西夏美術史》中明確表達了西夏瓷器和宋代瓷器的關係：「回民巷窯受陝西耀州窯的影響較大。瓷窯堡窯以盛產白釉瓷和黑釉剔刻花瓷為自己的特色，可能與山西北部諸窯生產的剔刻花瓷有關。」



◆白釉瓷鉢



◆白瓷魚紋盆



◆黑釉剔刻花瓷鉢



◆黑釉花口瓶



◆褐釉剔刻菊花紋經瓶



◆磁州窯老虎瓷枕



◆黑釉剔刻花鉢



◆六系剔刻花罐



◆黑釉雙耳瓷扁壺

圈椅：天圓地方 婉約優雅

●作者：香港中華文化藝術推廣基金主席 李秀恒



◆晚明黃花梨圈椅一套四張。



◆明十七世紀黃花梨圈椅一套四張。

圖片來源：佳士得

唐宋之際，古典家具的座椅種類中出現了一種優雅且富有藝術感的造型——圈椅。無論是唐代周昉所繪的《揮扇仕女圖》或是宋代的《宋人折檻圖》，都可見圈椅的身影，可見此種家具造型早已融入古人的日常生活之中。發展到明清時期，圈椅已經成為經典的傳統家具樣式。

圈椅得名於其靠背連扶手狀如圓圈，有「羅圈椅」之稱。宋人以屈竹塑形的圓筐器具「栲栳樣」形容圈椅，明代的《三才圖會》中則稱

其為「圓椅」，西方人則以「鐵馬蹄扶手椅」稱之。有別於前低後高的官帽椅所營造的威嚴之感，圈椅半圓形曲線的靠背及弧形鵝頸形的「月牙扶手」一順而下，一條圓潤流暢的曲線讓乘坐之人的肘部、雙臂、肩膀都有承托，舒適之餘盡顯渾圓和諧的美感。

除了舒適及美觀之外，圈椅通常以圓弧形的椅圈搭配方形的座面，虛懷若谷之姿符合傳統的中國陰陽學說「天圓地方」，多採用圓材製作，通體光素，部分圈椅僅在椅背處

淺淺浮雕一組簡單的紋飾，高雅脫俗的造型深受文人士大夫所鍾愛，給人予端莊平和、泰然自若的感覺。

圈椅的靠背扶手可分為「三接」及「五接」兩種製作工藝，較為常見的是五接，詳情可參閱筆者收藏的「晚明黃花梨圈椅一套四張」。而三接工藝雖然可減少兩處榫卯結合，但用料則要求木材更長更大，2015年，紐約佳士得以968.5萬美元拍出的「明十七世紀黃花梨圈椅一套四張」，便是較為罕見的三接扶手。